

不伦之伦：越继与降继

——从族谱资料看明清徽州宗族承继的变体

徐俊嵩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宗祧承继是宗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学界对明清宗族继承问题研究已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越继和降继，则甚少涉及。先贤们对徽州宗族社会有诸多理想性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象。现实的徽州社会要复杂得多，越继和降继就是其表现之一。探讨这两种承继方式，对于更好地解读宗祧承继和剖析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发展脉络，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明清；徽州；族谱；承继；越继；降继

中图分类号：K248；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5)02-0120-05

Disorder Ethical: Exceeded Adopting and Reduced Adopting
——On Adopting of Huizhou Clan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Pedigrees

XU Jun - song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Adopting was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clan research. There was a long time research about it and came out fruitful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re was less research involving exceeded adopting and reduced adopting. The past sages had many ideal descriptions about Huizhou clans society, but these descriptions were largely representation, while the real Huizhou society was much more complicated. Exceeded adopting and reduced adopting was one of its performances. This explore can help us have a better interpreting for adopting and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izhou clans societ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izhou; pedigree; adopting; exceeded adopting; reduced adopting

继嗣问题对于明清徽州宗族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问题诱发了多重矛盾和冲突，也引起了诸多的关注和讨论。集于这一问题之上的，是国家政策、伦理纲常、血缘界限、经济诱因和人类情感的复杂互动。学界对于明清徽州宗族继嗣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①，但主要侧重于明清徽州宗族继嗣的有关规定及徽州异姓承继问题等方面。对于明清徽州宗族继嗣中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昭穆相当，关注力度尚小。本文拟对明清徽州宗族中昭穆不当的承继方式：越继和降继，作初步考察。

一、明清徽州宗族社会承继方式的衍变

立嗣就是立后，是当事人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选定继承人来延续香火和祭祀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无子

者应择立同宗近支的卑亲属为嗣子来继承宗祧，其根本宗旨是传宗接代，保证宗祀、家统不绝。

明清徽州向以“东南邹鲁”自持，深受朱子思想熏陶，讲求宗法，重视宗族血统的纯正。明清时期，徽州人特别重视血脉和香火的延续，为了使无子或户绝的家庭延续香火和祭祀，往往诉诸于承继，而族内承继是最易被接受的

^① 栾成显《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张萍《明清徽州文书中所见的招赘与过继》，《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张爱萍《继嗣与继产：明清以来徽州宗族的族内过继》，《安徽史学》2012年第4期。

继嗣方式。然而，当族内承继乏人时，人们不可避免地将目光投向族外，异姓承继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提上议程。

明清徽州宗族对于承继问题多强调两点：一是防止异姓乱宗；二是防止财产外流。顺治休宁《隐川锦堂家乘》指出“异姓不许继立，随母子不许承继，以骨肉不属，徒自绝也。且律云有乞养异姓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以子与异姓为嗣者同罪。明条可畏，何得故违。”^①绩溪润洲许氏也强调“断不许擅令异姓入绍，及螟蛉他人子以乱宗祧。违者亦不得入祠。”^②可见，一方面，宗族内部严禁异姓承继，并且通过禁止入祠来打击异姓承继；另一方面，就国家法律的规定来看，异姓承继也是违法的。

《大明律》规定收养异姓子扰乱宗族者杖六十^③，而立嗣中昭穆不当也要负法律责任。《大清律例》则规定：“若立嗣虽系同宗而尊卑失序者，罪亦如之（杖六十），其子亦归宗，改立应继之人”^④。立嗣时，若择嗣者和候选人之间有矛盾，“则于昭穆相当亲族内择贤择爱，听从其便”^⑤。然而即便国家法律对于宗族承继有着明文规定，但地方社会在实际操作中却并非都严格恪守法律准则。

通过阅读大量徽州族谱，我们不难发现，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已相当普遍且逐渐为许多宗族所接受。对于异姓承继，宗族的态度有一个从严令禁止到逐渐默许和接受的衍变过程。明清徽州社会虽然一再严禁异姓乱宗，但对于“已为从俗”的异姓承继，一些宗族，如婺源龙溪俞氏，往往持默许态度，让他们无法容忍的则是异姓多子承继，“以外姓子入继，已为从俗。近有继二子、三子者，殊属非是，宜议嗣后继外姓者，只准继一子承支，不得多继。”^⑥婺源腴川程氏，也认为异姓入继是不得已之举^⑦，并将异姓承继者另编一卷，一方面以示与族内承继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该族异姓承继事例较多的缘故。

礼法和法律只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标准，在其由上而下推行过程中，基层民众根据自身的切实利益，在遵从度上势必会出现一些偏差，这种实际操作中的张力表现在宗族承继中就是承继变体的出现。

二、明清徽州宗族社会中的越继和降继现象

继嗣主要是为了立后，行辈上必须昭穆相当，顺序上可以先应继，再爱继^⑧。对于承继中辈分紊乱的情况，许多宗族都是严令禁止且不予承认。在明清徽州家谱中，强调承继注重昭穆相当的材料不胜枚举，如“继嗣须其名分相值，若尊卑失序，远近嗣远，及有暧昧他姓之子以相素附，如羸吕马牛然焉，悉黜不系，所以明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⑨。“继嗣本族必正行第，异姓须严非类。如以昭穆不当，小姓尝入及嫁女非族者均削”^⑩。“至他祠入继各家，世数讹错不同，不得入继，恐颠倒尊卑。惟水村与本祠最亲，世数明白，如昭穆相当、

年齿相符，准其过继”^⑪。“若夫同族来继，惟昭穆相应，不论远近，骨肉一家无别也”^⑫。“凡继，必须昭穆相应，失序混继者不得收录”^⑬。“查先族例甚严，因行编挑，幼伤不书，由昭而穆，例严乱宗，承继不可紊争，名器不可冒滥”^⑭。一些徽州宗族甚至认为承继中的尊卑失序是宗族的污点^⑮。家谱中之所以不断重申继嗣中应注重昭穆相当，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了承继中昭穆紊乱在明清徽州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

父系直系血亲继嗣制度是继嗣的原则，也是中国继嗣制度的“理想型”，但实际情况与此有相当大的差异^⑯。如果将异姓承继看作是宗族承继中的异体，那么越继和降继可以说是宗族承继中的变体。宗族对于承继问

①顺治《休宁隐川锦堂家乘》卷首《谱严继立》，清顺治十四年序钞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②民国《绩溪润洲许氏宗谱》卷10《祠规附家法》，民国三年追远堂木活字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③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4《户律·立嫡子违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④田涛、邓秦点校《大清律例》卷8《户律·立嫡子违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⑤马建石、杨育寰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8《户律·立嫡子违法·条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页。

⑥同治《婺源龙溪俞玉一公支谱》卷1《条规》，清同治九年睦伦堂刻本，黄山学院图书馆藏。

⑦同治《婺源腴川程氏宗谱》卷32《清源录序》，清同治七年刻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⑧咸丰《祁门历溪琅玕王氏宗谱》卷1《凡例》，清咸丰六年木活字本。

⑨嘉靖《祁门王源谢氏孟宗谱·凡例》，明嘉靖十六年刻本。

⑩同治《婺源湖溪孙氏宗谱》卷首《凡例》，清同治十年刻本。

⑪光绪《绩溪县南关许余氏惇叙堂宗谱》卷10《宗祠规约》，清光绪十五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⑫隆庆《瑞溪金氏族谱·凡例》，明隆庆二年刻本。此资料承黄山学院冯剑辉老师提供，特此致谢！

⑬光绪《祁门林氏家乘·祁邑林谱凡例》，清光绪五年本，黄山学院图书馆藏。

⑭光绪《三田李氏宗谱》卷末《续修三田合议》，清光绪十一年木活字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⑮道光《祁门锦营郑氏宗谱》卷1《锦营峡城尚三公宗谱凡例》，清道光元年敦伦堂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

⑯严章义《“非‘父系血亲继嗣’制度”初探——以族谱学为中心所作的研究》，收入《第二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议记录》，国学文献馆1985年编印，第326页。

题,多聚焦于异姓乱宗和昭穆相当上。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异姓承继也基本默许,但是对于昭穆相当则不肯轻易妥协。那么,何为越继?何为降继?简单来说,越继,或称上绍,即逾越辈分的过继,多表现为以孙、曾孙辈继祖辈为后;降继也称下绍,即降低辈分的过继,多表现为以平辈相继或长辈继晚辈为后。许承尧在《歙事闲谈》中写道“余曾见呈坎罗氏宗谱,罗汝揖之子,即是以季弟继长兄为嗣。汝揖,鄂州、郢州之父也。可见宋时有此风俗,甚奇”^①。如果许承尧所言非虚的话,那么宋时的徽州已有降继这种现象。此类现象也见于契约文书中。明永乐十年(1412),李务本病故,以族弟李景祥继其户,李景祥家与李务本母李阿谢发生矛盾,于是李阿谢借机状告李景祥“弟承兄祀”,“昭穆不应”,指出其承继不当而胜诉,李景祥只好回到本图弟兄李景昌户^②。

越继和降继现象主要见于族谱资料,也是拙文立足于族谱资料考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歙县岑山渡程氏始祖程诚的祖父程元三,本是槐塘程氏第四十世,后出绍范坑大程村为后,变成了第四十一世,俨然是同辈相继的降继^③。程梦星曾对岑山渡程氏世系的以弟继兄现象作过统计,共有 7 例,并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宗祧乏人^④。这种说法无疑是为其祖先开脱,作为徽州大族的程氏,找一个昭穆相当的同宗继承人似乎并非难事。

婺源理田朱氏节妇的女儿嫁给了张孟善的儿子张后德,张后德死后无子,其妻就把侄儿张伯荣的第三子张闻敬过继为子^⑤。这种以侄孙为子的过继方式,很显然是越继。而对于这种有违伦理的承继方式,该谱照实记录且没有任何非议,或许因为这种情况在该宗族内较为普遍,人们习以为常。

在歙县西溪南吴氏宗族内部,也曾发生过继嗣紊乱的情况“自中公孙天麟出继长龄母舅郑世卿,其第三子嵩高归宗,继从兄应珍,今改正行列,以嵩高次子振祖继应珍,则彝伦攸叙。又自知公曾孙越老继从兄应印,有乖伦理,今改正次叙而昭穆始明。”^⑥材料中,嵩高过继给了从兄应珍,越老也过继给从兄应印,二者无疑都是以弟继兄的降继行为,因而宗族都加以改正以使得昭穆相当。费成康认为立为继子的人必须是晚辈,如果辈分不当,将孙辈族人立为继子,或同辈族人为得到遗产而厚着脸皮去当下一代,都是混淆了昭穆,不能被族众承认^⑦。

明清时期,族谱作为宗族劝善教化的文本,是宗族强化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族谱的编修一向秉承着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原则,对于越继和降继这类与法不合、有违人伦,对宗族声誉和祖功宗德有损的事情自然不愿提及,大多数宗族对于此类事情也都讳莫如深。在明清徽州宗族中,这种承继失序的现象绝非少见,但在族谱记载中较为罕见的主要原因则是人为的改正与舍弃。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越轨行为成为既成事实并为族众所熟知,许多宗族也更加注重实际和尊重事实,尝试揭示和纠正前人谱牒中不合理或被掩盖的事实。虽然这类材料不多,但仍有少数族谱对此作了讨论。既是对此类事件的一种因应,也足见此类事件的频发性“他姓来继者曰入绍,出继他姓者曰出绍,若从其姓者书曰从其姓,以弟继兄者书曰下绍”^⑧“绍异姓者曰出绍异姓,来继者曰某姓来绍,以弟为嗣曰下绍”^⑨“弟继兄者,书某下绍,示不当下也”^⑩“继绍之条为典甚重,至近日而紊乱滋多。或以叔祖及叔并弟为子,或以侄孙及曾侄孙为子,伦叙不等,名称不顺,比比而是。”^⑪“旧谱有下绍之例,以弟继兄,以兄为父,读伦甚矣。我国朝明伦重本,革去其弊,煌煌乎典至巨也。兹遵公例,下绍者复归本支,天理人伦一居于正,生死两无所恨,何至有读伦之患?”^⑫“夫族中过房,有以侄孙为子者,其弊则所生兄呼过房弟为叔。又有以侄曾孙为子者,其弊则所生父呼过房子为叔。又有以弟为子者,其弊者同父弟呼过房兄为侄。名之不正若此,此为甚。”^⑬以上材料中描述的就是越继和降继,包括“以侄孙为子”、“以侄曾孙为子”和“以弟为子”。无论是以兄弟为父子还是为叔侄,都是十分荒唐的承继方式。一方面有“读伦之患”,兄弟之名不存,父子之名不实;另一方面,父子、叔侄之名都不正。因而,

①许承尧《歙事闲谭》,黄山书社 2001 年版,第 920 页。

②《李阿谢诉讼状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8 页。

③④乾隆《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卷 2《世系》,清乾隆六年木活字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⑤万历《婺源理田李氏宗谱·理田朱氏三节妇传》,明万历刻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⑥乾隆《新安歙西溪南吴氏统宗志·溪南宗谱辨正》,清乾隆十二年木活字本。

⑦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3 页。

⑧成化《歙县泽富王氏重续宗谱·凡例》,明成化六年刻本。

⑨隆庆《歙县汪氏统宗正脉》,明隆庆四年刻本。

⑩康熙《新安月潭朱氏族谱·成化壬辰修谱凡例》,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⑪乾隆《婺源甲道张氏宗谱》卷首《凡例》,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⑫乾隆《汪氏通宗世谱》卷首《汪氏通宗世谱凡例》,清乾隆五十二年刻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⑬道光《黟县西递明经胡氏王派宗谱》卷 1《论过房》,清道光六年刻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在素重人伦的徽州,这种承继方式势必为宗族所不容。

三、明清徽州宗族对越继和降继现象的因应

越继和降继都是紊乱伦理的承继行为,与奉朱子思想为圭臬的徽州社会无疑是格格不入的。那么,在越继和降继情况出现的时候,宗族又是如何因应的呢?

(一) 休宁瑯溪金氏

金希宗在金氏族谱的谱序中写道“夫五府君(金修和)固尝抚千一府君(金革)为子,而千一府君亦尝以父事五府君,然千一府君,从弟也,五府君,从兄也,从弟安得以承从兄后?此事之当讳者。夫祖宗有当讳而吾不能曲为之处,从而直暴之,岂得为孝子慈孙!予用是乃请塾师璜源吴以德先生主其事,别为一谱。”^①金希宗在正統年間修譜時,雖然揭示了金革以弟繼兄,紊亂了昭穆的事實,但他自己也極為不安。作為一個客觀公正的修譜者,他有義務揭示這一事實;但作為後人,這無疑是給祖宗抹黑,又是不孝。

祖先的污點猶如附骨之蛆,是金氏宗族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直到金瑤修譜時,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才得到了較為妥善的解決。金瑤將金革從第十世提到第九世,金修和與金革的養父子關係也被重塑成兄弟關係。通過這種改動,降繼得以被掩蓋^②。金瑤通過重訂整個家譜中的世系,完成了整個祖先世系的重塑,從而使得昭穆相當而符合宗法制度。

(二) 歙縣皇呈徐氏

歙北皇呈徐氏對於越繼和降繼行為也較為重視,且在族譜中多有論述“本族從前或有因無子而繼侄孫輩為子者,今世系圖格內須空白一世,填以兩圈,更注明于其下,庶行列不紊”^③。“昭穆行埒,譜系最重。前譜有繼侄孫為子而不空白一格者,使後人以叔侄為兄弟,殊乖倫紀,今當改正。”^④“有繼侄孫為子而世系躐一代者,此其大略也。語其詳則筆墨所不能盡,而考核亦未能周,獨是前人克草創以開先功已懋,亦後人弗討論以繼善罪安歸歟。”^⑤就資料來看,徐氏宗族內出現的承繼中昭穆不當的情況主要是“因無子而繼侄孫輩為子”,這是典型的越繼,因而徐氏宗族在新修族譜時明確表示要加以更正。

皇呈徐氏宗族修譜者以孝子賢孫的身份表示了對先人的尊重和理解,認為前人有草創開先之功,考察不實或不周都是情有可原的,不應過分強調不足之處。對於前譜中的錯誤,徐氏宗族也並非不聞不問,而是通過在世系圖內留白、填圈、標注來避免紊亂行輩。

(三) 歙縣桂溪項氏

對於越繼和降繼問題關注且著墨較多的宗族當屬歙縣桂溪項氏,該氏在族譜中還對此作了專門的譜辨“十二世守約公,初因艱于子,以叔父小六公第四子正一降繼

為長子,嘉靖乙丑譜改正歸本支。十二世紹先公,初因無子,以堂叔小六公第五子正二降繼為子,嘉靖乙丑譜改正歸本支。十二世少能公,因三娶無子,以堂叔有遇第二子湘降繼為子,嘉靖乙丑譜改正歸本支。十二世少淵公,因兩娶無子,以堂叔有遇第三子寧降繼為子,嘉靖乙丑譜改正歸本支。十四世紹公,因兩娶無子,以再从叔松壽次子富降繼為子,嘉靖乙丑譜改正歸本支。十四世元公,因無子,以六服侄廣長子夔越繼為子,嘉靖乙丑譜改正歸本支。按此六支或降繼或越繼,皆于昭穆未當,此古人与俗迂流之處也。前譜因其所繼而實書之,嘉靖譜為之改正歸于本宗,此正名定分之義,改正誠是也。特揭于此以不沒嘉靖時人秉筆之善。”^⑥

就材料來看,桂溪項氏宗族承繼不當的情況共有6例,其中降繼5例,越繼1例。降繼都是兄弟為繼,越繼則是以孫繼祖。當然,這類承繼或許根本不止6條,然而在當時一味為祖宗歌功頌德的主流趨勢下,能不落俗套地揭示出6條,已經是做出極大努力了。

由此可知,宗族對越繼和降繼的因應,大致可分為三種。首先是默認,即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甘當孝子順孫。族譜畢竟是家族文獻,不是外人容易看到的。族譜編修者只要不刻意指出,族眾也多半不會有興趣去考證這些問題。這是明清時期大多數宗族的選擇之一。其次是重塑建構,休寧瑯溪金氏宗族屬於此類。金瑤雖然知道祖先繼嗣不當這一事實,但他回避了這一事實,並且刻意通過對整個祖先世系的重塑,使得昭穆相當並符合宗法制度。此類做法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最後一種是客觀承認並加以改正。歙縣皇呈徐氏和桂溪項氏都屬於此類。這種因應方式較為普遍,在許多族譜中都有所體現,如“弟繼兄者正之”^⑦“旧譜弟繼兄者,今改于所生父下,明昭穆也”^⑧“躐等越繼者,于繼支系下懸空世次,使復本位。其倒置降繼者,亦正歸本宗,仍以繼者支下應繼子孫輩繼之”^⑨“其間入繼不無尊卑失序,茲悉改正,使各歸其本世圖次,庶准备序而名分正矣”^⑩“上世有以侄

①隆庆《瑯溪金氏族谱》卷首《瑯溪金氏族谱序》。

②隆庆《瑯溪金氏族谱》卷4《叙族二》。

③乾隆《歙北皇呈徐氏家谱》卷2《歙北徐族修谱各开历代名氏凡例》,清乾隆十年刻本。

④乾隆《歙北皇呈徐氏家谱》卷2《新修族谱凡例》。

⑤乾隆《歙北皇呈徐氏家谱》卷2《新修本族谱牒序》。

⑥嘉庆《歙县桂溪项氏族谱》卷24《改正继嗣未当者六支》,清嘉庆十六年木活字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⑦成化《休宁汪氏族谱·凡例》,明成化十六年刻本。

⑧正德《歙县罗氏宗谱·凡例》,明正德二年刻本。

⑨嘉靖《祁门金吾谢氏宗谱·凡例》,明嘉靖九年刻本。

⑩万历《张氏统宗世谱·凡例》,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

孙为子者,空一世,曾侄孙为子者,空二世,又有以兄、叔、叔祖为子者,及实未觅继而虚牵以为文者,悉正之,归于所生父下,庶使世系不紊,名实弗乖”^①。

四、明清徽州宗族社会出现越继和降继现象的原因

(一) 越继和降继出现的原因

越继和降继的产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所谓的无后,并非单纯宗族血缘关系上的“无后”,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则是具有如何解决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等十分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无法找到符合礼法的继承人时,降继和越继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也就是说,此种冲突、矛盾,在现实社会生活无法适应儒家理想建构的情况下,是一定会发生的。

在族内没有昭穆相当继承人的情况下,推行异姓承继,一方面异姓乱宗会被视为不孝,另一方面族产外流更被视为大逆不道。当异姓承继作为一种社会越轨行为在明清徽州社会普遍存在的时候,规范和现实之间达成了一种妥协,这一行为也逐渐为宗族所接受。越继和降继,虽然同样也担负乱尊卑的罪名,却可以保护宗族族产,无论是从情感因素还是经济因素上来说,越继和降继无疑优于异姓承继。继嗣与继产关系密切,宗族宁愿选择有乖伦理的越继和降继而抛弃异姓承继,正是出于保护族产的考虑。伦理道德层面的呼吁只是一种手段,经济层面的因素才是宗族不断规范承继的根本原因。正如宗族历来禁止异姓乱宗而异姓承继却在宗族中泛滥一样,越继和降继虽然也被宗族所压制,却也在角落里默默成长。总之,越继和降继之所以能够出现并有一定的普遍性,根本原因是在经济层面上有其合理性。

虽然越继和降继是违法的,然而在地方社会,这两类承继方式依然顽强而真实地存在着。国家与地方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国家在与社会互动中会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诚如卜正明所说,封建国家有着相当的统治和干预力,然而它们同时也容易受到社会权利的反作用,不得不与精英们、地方社区争夺资源,并且被排除在由社会行为构建的许多空间之外,包括宗教信仰允许的非正常行为、遵从宗族族规等社会行为构建的空间^②。

(二) 越继和降继在族谱资料中出现的原因

明清徽州族谱资料中出现越继和降继的内容,是修

谱理念不断完善和更新的结果。徽州有着勤修家谱的悠久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徽州宗族越来越正视修谱工作,修谱理念和规范也更加务实严谨,不再唯老谱是从,开始不断反观、考证和修订老谱中的错误。因此,徽州宗族中曾经被掩盖的事实,开始不断浮出水面。不论是隐于文献纸背的沉默处,还是显露于纸面的内容,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③。不管是掩盖还是揭示,都有其重要的考量,这背后所反映的诸多对立和矛盾,对于加强徽州宗族研究无疑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五、余论

徽州宗族社会的理想描述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现实的徽州社会要复杂得多,越继和降继就是表现之一。越继和降继,作为宗族承继方式的变体,是规范与现实之间的一种妥协,也是封建国家推行的儒家理想建构与地方基层社会现实之间的一种折衷方案。宗族对于承继中昭穆相当的反复重申和强调,也充分反映了宗族这些变体的焦虑和不安,并试图加以控制和引导。

当然,关于越继和降继,发现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多。相对于异姓承继来说,越继和降继的资料十分有限。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又真实地存在着,其产生的原因、产生的时间、何时开始为人们所非议以及族谱中改正此类承继方式的动因等,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限于资料,这些问题十分难以解决,但对它们进行更深入、更精准的解读,对于更全面地揭示宗族承继和剖析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发展脉络,势必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徽州基层社会管理研究”(13BZS0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俊嵩(1988—),男,安徽无为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郝红暖

①道光《婺源考川明经胡氏宗谱·凡例》,清道光九年木活字本。

②[加]卜正明著、陈时龙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282页。

③[美]卢苇菁著、秦立彦译《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